缝包裹

王丽萍

1999年,我刚刚来上海时租房在徐家汇,那一带有九栋轰轰烈烈的住宅公寓建筑,在电影电视剧里,这九栋高楼的辉煌身影常常出现,跟延安路高架外滩下匝道的“亚洲第一弯”一样,成为影视剧作品的经典标志镜头。

我住在某栋楼的二楼。走进门洞后,会有阿姨严格地盯着你看:几零几?我还没回答,她就笑了,眉目灵动着:哦,租二楼的!我记得我记得!穿过长长的走廊,中间的一户就是我租的家。开门,听见楼下有狗在声声叫唤,走到窗边,一楼的狗狗抬头望我,目光炯炯,斗志昂扬,跟我一番眼神确认后,它坐在院子里,阳光洒下来,它安宁,我心静。

渐渐地,跟那一带熟悉起来,我对常常去的地方也格外地上心,比如,天钥桥路靠近辛耕路的邮局——徐汇邮政支局。

那个时候,没有快递,邮局很是热闹,一进门,人头攒动,一直有人在排队。邮局里有个台子,上面有笔,用绳子拴住,但它常常写不出字来。边上有两个罐子,里面装着糨糊,那些糨糊常常令我联想到西湖藕粉。

寄信的人走到台子前用它粘邮票糊信封。那个糨糊时稀时稠,滴滴答答粘满了台子,以至于你要挖一点点时,需要抬高胳膊,在糨糊罐里的小竹勺或很短的竹片上抹一点点,那个竹片很能让人联想到医院口腔科的压舌板。当然,用的人多了,竹片上端都是黏黏糊糊的,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干脆用手挖,挖完以后趁人不注意在桌边蹭一下,更多的时候,掏出手绢再擦擦清爽。话说回来,那些糨糊至今令人耿耿于怀,很稀,让人十分尴尬,抹少了,拖泥带水的踢踢踏踏;抹多了,信封湿答答的让人很不放心,以至于投入信箱的一刹那你老是怀疑会跟其他的信件粘起来,离开邮局,依旧一步三回头,十分地牵肠挂肚。

那个时候,我婆家给我从安徽寄来茶叶,有黄山毛峰和六安瓜片。我到邮局收了,再转寄到杭州娘家,给我爸爸妈妈喝。当时邮局已经以人为本了,好像知道你要寄茶叶,有寄件小纸箱准备,我忘记多少钱一个,反正不贵。对茶叶这样蓬松怕潮的东西,买个纸盒还是很方便的。

话说那一天,我三下两下寄好茶叶,正要离开柜台,听得边上有人轻轻说:你好!我回过头,只见一个男子怀里抱着一个包裹,眼巴巴地看着我。我指指鼻尖:我?他点点头,指了指手里的东西:“你帮帮我好不好?我不会缝。”

情景剧

原来他在自己缝布包裹啊!我看看他,三十多岁,现在依旧记得他眉清目秀很书卷气的样子。他求助的样子十分有趣,今天想来也忍不住要笑起来。他面前的包裹小小的,棉布质地,是一块已经很旧不用的台布。缝这些小东西对我而言游刃有余。于是接过他带来的针线我利索地缝了起来,我问他,为什么不买个箱子呢?这样里面的东西也不容易挤坏。他点头,嘴上却说:“都已经缝了,就算了,以后我会注意的。”我瞄瞄包裹上的名字,有个“秀”字,想必是个女的了,于是我说:“寄给女朋友啊?”他轻轻咳嗽了一下:“送给她爸妈的。”我继续道:“是茶叶吧?你多少钱一斤买的?”他惭愧地笑了:“是单位发的,但我在包裹上写价值一百元。”我笑:“你还蛮会来事儿。”

那个时候,邮局有寄包裹的柜台,用布做包裹是家常便饭,我看见还有人用旧汗衫缝成的包裹,用很旧的衣服或者已经发黑的毛巾缝成的包裹。现在的快递业如此发达,寄件都是上门服务,有轻薄的专用塑料袋,当然更多的都用纸箱纸盒。

回到那年那月,当我缝到布包裹的最后一针时,打好结,正寻思着如何扯断那个线头时,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指甲钳,凑上来,轻轻地将线剪断,我一愣,这是多么细致的人啊。

现在,那个邮局依旧还在,偶尔去邮局附近买“白玉兰”的小甜球,会多看一眼邮局,不知道后来的他跟她有没有走到一起呢?不过我相信,当年那个女孩子家人收到缝得如此细细密密的包裹时,一定是很愉快的。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夏天读诗:手倦抛书午梦长

韩可胜

春天读诗已经说过了。夏天读什么诗?夏天的特点是天变热、花减少、人发困。古人生活在大自然里,多敏感啊!于是这些都成了诗歌的主题。把这些主题当线索,分门别类来读诗,也就不会在诗词海洋中迷路了。

古人没有冰箱、没有空调,夏天一定比我们更难过。于是把夏天写得很可怕。比如:“天地一大窑,阳炭烹六月”“日轮当午凝不去,万国如在洪炉中”“赤日炎炎似火烧,野田禾稻半枯焦”“夜热依然午热同,开门小立月明中”……因此乘凉、纳凉的方法就很多,五花八门。有摇扇子的,“小扇引微凉,悠悠夏日长”;有上船的,“何处好追凉,池上随风舟”;有睡竹凉床的,“堂中无长物,独置湘竹床”;有躲树阴下的,“借与门前磐石坐,柳阴亭午正风凉”;有靠修行来避暑的,“可是禅房无热到?但能心静即身凉”;有晚上才出门的,“携杖来追柳外凉,画桥南畔倚胡床”……最直接的方法,就是脱光,脱得一丝不挂的人肯定不止一个,但敢于写出来的只有李白:“懒摇白羽扇,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,露顶洒松风。”

夏天倒是有段日子不热,就是梅雨时节,但又潮乎乎湿答答的,什么东西都容易发霉,让人对梅雨爱恨交织。写梅雨的诗词有好几首值得背诵:雨多的年份,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”;雨少的年份,“梅子黄时日日晴,小溪泛尽却山行”;雨不多不少的年份,“乳鸭池塘水浅深,熟梅天气半阴晴”“半湿半晴梅雨道,乍寒乍暖麦秋天”。

中国第一部辞书《尔雅》解释:“夏,大也。”夏天树长大了,花也就少了。“绿树阴浓夏日长,楼台倒影入池塘”“芳菲歇去何须恨,夏木阴阴正可人”“漠漠水田飞白鹭,阴阴夏木啭黄鹂”的季节,只有不多的几种花点缀着相对寂寞的夏天,比如蔷薇花,“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”;比如石榴花,“五月榴花照眼明,枝间时见子初成”;比如栀子花,“妇姑相唤浴蚕去,闲着中庭栀子花”;比如紫薇花,“独坐黄昏谁是伴,紫薇花对紫微郎”。与这些花相比,荷花堪称夏天的主角。荷花,也叫莲花、芙蕖、菡萏、芙蓉、藕花。从春生到秋残,都有人写: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“兴尽晚回舟,误入藕花深处”“有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”。还有采莲,诗人很喜欢写:“涉江采芙蓉,兰泽多芳草”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”“五月西施采,人看隘若耶”“小娃撑小艇,偷采白莲回”“荷叶罗裙一色裁,芙蓉向脸两边开”。采莲是一种劳动,很辛苦,但场景很美,因而也是眉目传情的好场所,“乘月采芙蓉,夜夜得莲子”“无端隔水抛莲子,遥被人知半日羞”——莲子谐音“怜子”,就是“爱你”的意思。

俗话说“春困秋乏夏打盹”,最发困的季节首推夏天,午睡通常也是在夏天。男人打瞌睡,“树阴满地日当午,梦觉流莺时一声”;女人也打瞌睡,“谢却海棠飞尽絮,困人天气日初长”。无聊的时候打瞌睡,“日长睡起无情思,闲看儿童捉柳花”;读书的时候也打瞌睡,“纸屏石枕竹方床,手倦抛书午梦长”。大人尚且如此,如果你家小孩在学校当“瞌睡大王”,千万要有一份宽容心。

除了上面三条线索,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在夏天,那就是端午。端午的诗词可以单列。端午一般都认为来自屈原,“节分端午自谁言,万古传闻为屈原”。至于“粽包分两髻,艾束著危冠”“轻汗微微透碧纨,明朝端午浴芳兰”“一片笙歌催晚,忽然鼓棹起中流”,都是端午的习俗。

永久的欣慰

过传忠

住进离市区较远的养老社区,倒并不怎么孤独寂寞,除了这里有一些活动可参加外,一些得知这一消息的亲友熟人不时来探望聚首是一大原因。这当中,以历届所教的学生为多。

这不,前几天,复旦附中73届7班的学生一下子来了十几位。他们是1969年入学的,当时,附中已废除了在全市选拔尖子入学的做法,必须就近招生。学校附近有一个工厂的宿舍大院,内附设一所小学。于是,全体毕业生就都进了附中,并编成了7班,而我也成了他们的班主任,而且一直带到1967年,把他们全部分配送走为止。

他们来了,这些已届七旬的学生,与我这年已八十有六的当年老师相见,先是愣住,继而相拥,久久不放,真是往事如烟,几十年的师生之情历久弥新。

他们带来的礼物,特别是亲手制作的书画和有纪念意义的物件,令我激动。接下来,边品茶、小酌,边交谈、嬉笑,我着重探询他们的近况,他们则深情地回忆往事,附中各科老师的悉心教导记忆犹新,从自编深入浅出的教材,到三天两头的家庭访问;从个别甚至上门答疑补课到培养良好习惯、指导思维方法,仿佛都历历在目。而我则谈起他们当年在各种学工、学农乃至长途拉练等活动中经受的考验、建立的感情直到形成的集体,也使我难以忘怀。至于他们踏上社会后,不论是务农插队、工厂劳动还是参军支边,直到之后有人升入高校,从事科教文化事业,每一项成绩都使我无比欣慰。

没想到聚谈还是到我这里形成了高潮。缘由是因为入住搬迁,在整理东西时不经意中发现了一份诗稿。那是在二十多年前他们毕业35周年时写给他们的,大家都已淡忘了。不料它非常适合在今天再现,于是我又朗诵了一遍,深受欢迎,并使大家都非常激动。

诗的标题是《写给我当年的学生们——在他们毕业35周年的聚会上》,当时已处世纪之交,同学们也踏上了社会,有所作为,于是我写了三段,与他们共同回忆往事、面对现实并展望未来。第一段里他们是当年的“少男少女”,我歌唱他们那些“压抑下的萌动”“扭曲中的生长”,让他们体会到“曲折的道路”和“重重的考验”都是财富,不要淡忘那个特殊年代里在自己的天空下所获得的成长。

第二段里他们已成为“壮男熟女”,我歌唱他们要成为“波涛里的中流砥柱”“永不弯曲的顶天脊梁”,我希望他们“抓住机遇,百炼成钢”。

第三段里我已经预见到他们将成为明天的“老男老女”,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最后的日子里,珍惜“无愧无悔的生命”,继续谱写“有滋有味的华章”。我体会到,“不可能人人都活得伟大,但追求崇高,争取在人类高尚者的丰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,总是应该努力的吧。”

多年来,我们要求孩子们要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,如今又添上了“天天向善”,那我们这些一代又一代的老人,不更应当以此要求自己吗?

大家都陷入了沉思,而我则更感到欣慰,永久的欣慰……

走不快

周珂银

长期居住在老城区的我,早已习惯了烟火气蒸腾的嘈杂街市。几年前,因参与了闵行区古美路街道一本社区刊物的编辑工作,于是便有了往返于新老城区的通勤。

每次上班,在从家门口通往地铁站的路上,我总要经过一条沸腾的街道。正常步行只需五六分钟的路程,往往要走上十分钟左右,就是走不快呀!

你前面总会有一拨慢吞吞的人在商铺左顾右盼,边上时不时会冒出招揽生意的店主,鱼虾扑腾的水珠子都能溅到脸上,免不了要看看野眼,遇上熟人还要搭讪几句,哪能走得快?乘上地铁,到达目的地,出了站,其实走到办公点也不过五六分钟,但是,又走不快喽,这就是我的问题了。古美路街道是一个小而美的新城区,商圈与住宅各划区域,基本不混搭。马路整洁宽敞,街道两侧的房屋外观设计成江南民居造型,粉墙黛瓦,铁艺栏栅。这里应季有花,沿街次第开放。梅花、樱花、茶花、蔷薇、石榴、凌霄、桂花,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的花花草草,不胜枚举。它们或探出栅栏或越出院墙,一路撩人,好像在与行人打招呼。这些花与雕花栅栏、粉墙黛瓦的组合,手机一举便是一幅画,我便是被这样的画面生生地拖慢了脚步。只是近两年有些许遗憾,出了地铁口,沿街两旁的道路上有共享单车及电动车排成长龙,影响观赏。然而,每一个时代,不都有其独特的城市景象吗?甚至,这些“独特”或将成为今后我们脑海里的年代记忆。这么一想,权当城市景观欣赏吧。

边看边聊

新城区里,每一个住宅小区都像一座花园。我刚来的时候,正值社区在倡导创建美丽家园,有居民来稿,称赞自己居住的小区:晨起,推开窗户,花香扑鼻而来,鸟鸣声不绝于耳。放眼望去,绿树浓荫,亭台楼榭,清池倒映,美成唐诗。这样的“美丽家园”令我们老城区的居民只有眨巴着眼睛吧嗒吧嗒羡慕的份儿。然而,寸土寸金的老城区,更有着深厚的商业底蕴。在构建居民十五分钟生活圈上,无疑体现出了极大的优势。在这里,一间小到不能再小的门面房都能整出一个商铺来,如此绞尽脑汁地充分利用,早已将我们周边布局成了一应俱全的生活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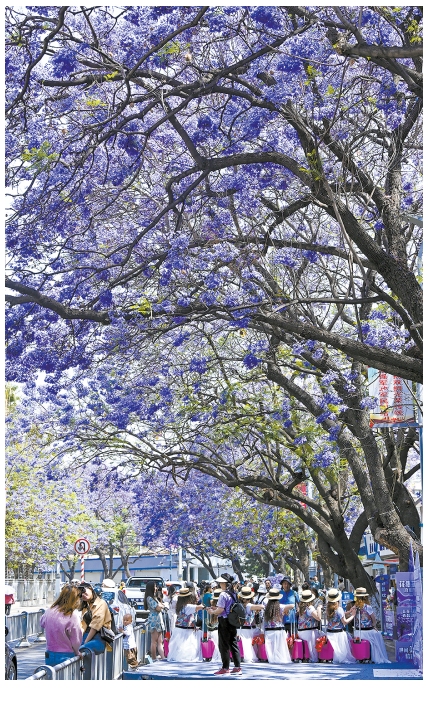
新城区的朋友们会对我说,我们经常去你们那边看新天地、老弄堂、老洋房,越看越有味道。但有一次,我的一位邻居竟然也对我说,听说你们那边的莘庄梅园、莘庄公园漂亮得不得了,我们准备打卡去。彼时正是二月早春,蜡梅盛放,游客赴闵行踏青赏梅趋之若鹜。我窃笑自己,两边都把我称作“你们那边”,何时我竟成了一个“两栖人”。

不得不说,我们生活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美。新老城区都以各自的特色,因地制宜地打造人文景观、保护生态环境。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的“好看”,才会出现了时下人们崇尚的Citywalk。无论是烟火气浪漫的老城区,还是美景如画的新城区,活色生香会拖住你的脚步,赏心悦目亦会拖慢你的脚步,边走边看,真的是走不快呀。

七夕会

天边那片浪漫的蓝紫云霞

徐渭明 文并摄



江南春花瘦落、绿荫冉冉之际,中国西南的天边,蓦然升起一片蓝紫的云霞。是蓝花楹,在凉山环抱的西昌,开出了初夏的别样浪漫。

城市尚未苏醒,蓝花楹却醒了。熹微晨光里,蓝花楹宁静若处子,细密的花串紧挨着,透着淡淡的蓝、淡淡的紫,还隐约镀着一层淡淡的乳白。微风拂过,花枝轻轻摇动起来,送来缕缕带着点甜味的香气,若有若无。

初阳照临,蓝花楹的色泽丰富起来。最先感受阳光的花树顶端,瞬间色泽亮丽,色彩由朦胧的蓝紫转成鲜明的红紫,让人想起江南田野上的紫云英,或伊犁坡地上盛开的薰衣草。随着光线移动,一树树蓝花楹上下两部分的色彩此长彼消,很有看头。太阳升高了,光线也变硬了。此时,再看一排排站在街边的蓝花楹,色彩又变回日常的蓝紫,花越密,色泽越深。蓬蓬勃勃、层层叠叠的蓝紫,让人感觉到天空的蓝淡了许多,而穿行在花树间的风,却染上了丝丝淡紫。

欣赏蓝花楹,可以站在马路上扫视成行成阵的蓝紫“云烟”,可以站在行进的敞篷车上享受御风缓飞于蓝紫“霞光”中的美妙体验,也可以抵近欣赏如瀑布垂挂、如火焰闪耀的逆光花束。如果一朵蓝花楹,是一粒诗性因子,那么一街的蓝紫,便是两行抒情诗,而一城的蓝紫,便是人世间最宏大磅礴的抒情诗。

摄影